論語集註考證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集註考證

(一)

金履祥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孟集註考證序

嘗讀朱子年譜。載先生當淳熙間。始編次論孟集義。復作訓蒙口義。嗣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而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故其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論孟是後來所定本。又云。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惟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間有不同。故讀者多以爲自相牴牾。迨仁山先生作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與論孟集註並行于世。先生自跋其書曰。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卽集註之疏也。舉凡書中事跡之舛錯，名物之異同。山川都會之區。典要音義之訓。朱子所未詳者。靡不引經據史。博采諸子百家。考覈詳明。折衷至當。烏虖。自朱子集註出而孔孟之心源遙遙若接。其有功於聖門甚鉅。而先生是書補正朱子之所未備。其有功於朱子者又豈淺尠哉。余今春購獲是書。係元致治間校刊本。首序者、先生弟子許文懿。卷末有刊書跋。則吾邑呂遲也。自元至今。歷五六百年。而流傳天壤間猶不磨滅者。豈獨斯文之幸。抑亦余彙刻叢書之幸矣。梓旣竟。遂撮其要旨而爲之序。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古之聖人得其位、皆因時以制治、孔子酌百世之道以淑天下、而其事主於教、孟軻氏推尊孔子、傳於後世、以迄於今、故論語、孟子者、斯道之閫奧也、繇漢而還、解之者率有不獲、至二程夫子、肇明厥旨、今散見於遺書、嗣時以後、諸儒所著、班班可攷、然各以所見自守、有得有失、未有能搜抉融液、折諸理而一之者、子朱子深求聖心、貫綜百氏、作爲集註、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誠萬世之絕學也、然其立言渾然、辭約意廣、往往讀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一得之致、自以爲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離其範圍、凡世之詆訾混亂、務新奇以求名者、於弊正坐此、此攷證所以不可無也、先師之著是書、或檃栝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據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吁、盡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集註有攷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謙自壯年服膺師訓、即知讀朱子之書、其始三四讀、胸中自以爲洞然顯白、已而不能無惑、學之頗久、若徐有得焉、及即其書而觀之、乃覺其意初不與己異、學之愈久、自以爲有得者不遂止於一、而與鄙陋之見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由是知聖賢之言、理趣無窮、朱子之說、雋永當味、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先師是書、亦憫夫世之不善學朱子之學者也、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謙于是深有感焉、故翻閱羣書、用加讎校、藏諸家、傳諸其徒、若好事君子能廣而傳之、是固謙之所望、亦先師之志云

爾至順改元十月朔門人許謙百拜謹書。

前序

前半闕

益之每以師說講於諸生而藏其書於家躬自讎正以俟知者其傳於時也實自涖東憲司輕歷張公而始初公既獲其書於許君覽而善之以爲不可以不傳惟鐫諸梓則其傳也廣而遠婺學者先生之鄉校也既嘗刻其通鑑前編之書矣因以畀郡侯管者思監使幷刻之侯乃率其佐屬割俸貲以共費不足則繼之以學廩之贏越三月而板成夫見善而知以爲善鮮矣知其善恐其泯沒而不傳者爲尤鮮不私諸己汲汲焉思廣于人以爲務孰能若是乎繼自今以往是書大行學者讀而有得焉皆公之賜也公名仲誠字信卿爲人廉直剛正敬尚儒術而篤意於風化凡事之害於學校者必深疾而力去之苟有益焉又樂爲之如此嗚呼豈獨是書之幸斯文之幸也幷志之以爲序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孟秋吉日文學掾中山李桓謹序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前

宋 金履祥撰

序說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成之 **世家** 史記有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緒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于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邱** 史記曰生而圩頂故名邱本姓解曰顏氏禱于尼邱之山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此非大義所關故朱子不載 **其先宋人** 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爲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追封齊國公 **母顏氏** 名徵在顏父生三女追贈齊國夫人 **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或謂史記用秦法穀梁用夏正然不可考 **昌平鄉陬邑** 陬論語作鄹側留反在今兗州仙源縣叔梁紇爲陬邑大夫故生于陬 **委** 烏僞反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貴于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史記 **司職吏作乘** 周禮牛人讀爲乘義與杙同 **適周** 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歷郊社季氏史及下文司職吏皆當以孟子爲正 **問禮與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而昭公奔齊　春秋傳昭公攻季孫意如不克遜于齊　魯亂適齊景公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　晏嬰字仲嬰以賢聞于諸侯孔子亦賢之景公欲封孔子而嬰不可此必有說史記載其言朱子削之以其未可信也至夾谷之會史記亦言其與謀朱子亦削之晏子墨者或道不同夫子雖嘗病其隘而未嘗不以爲賢與彼子西不同則論晏子者當以夫子之言爲正故史記二記朱子皆不取　陽虎作亂專政　論語作陽貨虎貨聲通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陽虎執季桓子囚之專魯政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邱相牟彌言于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十二年癸卯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于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不如季氏之强而成亦邊齊之城也孔子用于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　攝行相事　三家者于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爲授之以國家言也　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于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

則謂孔子得用于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詳又見第十八篇。**誅少正卯**　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榮褒衆。譴禦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荀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爾。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而于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爾。齊**人歸女樂**　說見第十八篇。**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史記。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又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司馬云。陽虎暴于匡。顏刻時與虎俱至。是刻爲孔子御。匡人識之。又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共圍之。莊子云。孔子絃歌不輟。圍者進曰。昔以爲陽虎也。而今非也。請辭而退。**桓魋**　見第七篇。集註。**中牟**　詳見第十七篇。**趙簡子**　名鞅。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史記。季桓子病革。瞿然嘆曰。昔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已葬。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召冉求。**孔子如蔡**　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旣去魯矣。以衞靈公之無道也。而居衞。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于盜國遷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衞可正。陳可彊。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旣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衞也。特以衞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去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

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阻。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令尹子西不可　史記。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反乎衛　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于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以處日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戰于郊。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不求仕　王文憲曰。非所以言聖人。

敍書傳禮記　王文憲曰。傳禮記三字可疑。履祥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于武王武成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書訓義。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殆二百六七十年。其間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尙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器度文物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聖人之賓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其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于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于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

刪詩

王文憲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傳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皆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徯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刪耶。

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墳足之詞。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傳知之也。十翼莫粹于繫辭傳。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證。或末引子曰以爲斷。王文憲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用明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爲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迪與前章不同。其于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閒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于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于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概如此。又當別

七十二人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剋、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爲讀經者言之。

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蔵、公祖茲、廉潔、漆雕哆、公西蔵、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蔵、顏相、史記、家語所載、開有不同、凡七十七人、今依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

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舊名、周公之封于魯、祝史典册皆備、故魯國之史謂之春秋、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見魯春秋、深嘆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春秋之史、書一國之事及諸侯赴告者、本自有禮法制度、東遷以後、王法不行、而諸侯放恣、伯政迭興、諸所赴告、闕係既大、而春秋舊法又失、是非不明、善惡差謬、故夫子晚年道不行、遂因魯史、起隱公元年、止哀公十四年獲麟、改正其失、以明王法、于是褒貶既彰、善惡難掩、亂賊知懼、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

子路死於衛　事見哀公十五年及檀弓。

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泗水逕魯縣北、註、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註、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甎甓爲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又無能名其樹者、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弟子皆服心喪　孟子曰、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愛業子思之門人　受業于門人、此史記孟子本傳之說、朱子謂孟子親受業子思之門人字疑衍、而此存之、蓋未及改去。

何氏　晏字平叔、魏人、此段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注、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程子　伯子。

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唐柳子厚亦謂成于曾子之門人、而謂有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爲定。

程子　三條、叔子、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已下三條、言讀論語之法。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

學而

學之爲言效也　此張宣公語。四聲取訓。於義爲切。又古文學通作斆。易傳曰。比而效之之謂體。則效者體倣之謂也。王文憲曰。學之爲言效也。此字義正訓。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源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義。此看集註凡例也。效先覺之所爲　古人爲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爲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爲也。朱子于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蓋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其間語意並合二意。而效先覺所爲一句尤明備。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爲而效之。蓋于其言行制作而體認之也。段內皆合知能意。下文引程子曰一條。是知上習說。其二條及謝氏語。是行上習說。習鳥數飛　數、色角反。此許氏說文語。从羽从白。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朱子欲入此而不及。或問引之。程子　叔子。又曰　程氏遺書前十卷不分二先生語。外書亦多有不分者。今但曰未詳。坐時習　謂坐而時習。立而時習。舉此二句爲例。教學者習行之方。程子　二條。叔子。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說、樂、皆喜也。而學習言說。朋來言樂。故程子分內外言之。說、悅同。悅從心。則在內之樂。而樂乃說之發于外者。語錄。悅感于外而發于中。樂充于中而溢于外。慍含怒意　何文定曰。有一朋友言。慍作含怒意。固下得輕。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爲是。如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慍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

而無悶。正此意。程子二條。叔子。惟成德者能之　黃文肅疑其略倒。蓋不慍乃所以爲君子。王文憲曰朱子是接程子之意。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學至于說則其進不已。其應不窮。其敎不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于君子。此各擧效驗字言之。謂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本註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有子曰　門人錄之不以字行。而稱有子。後人遂不知其字。雖孟子亦名之。宜史記弟子傳不傳其字也。有子此章分爲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何止不犯上爲仁　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作亂而已哉。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之說過詳。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何文定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孟子首章是專言之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王文憲曰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于此。詳見第五篇第十二篇。程子二條。叔子。性中至孝弟來　此洛中方言。來字猶許蔡間裏字。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事行在裏。猶言倉中只有穀粟。何嘗有秩禾在裏。仁發出方爲孝弟。穀粟發出方爲秩禾。一時記錄者欠脩。似覺語險。須通上下文看。則反覆開闔。方見意暢。鮮矣仁　本文言鮮。程子言非。集註內之言絕無。謂其心皆務在外。則內亡矣。此仁字言心之德。王文憲曰此言仁之德。程子叔子。曾子　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輒、車輒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矣。家語作子輿。蜀本、坊本並同。博物志字敬伯。三省　集註不訓詁。語錄謂卽宮省之省。按字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視察出入。不令乏人。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忠信字義發例于此。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脩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明道之語周于事物之理。如此圓轉。伊川之語嚴。放截然方正。傳謂受之於師　程伯子作傳之于人。按傳字是前傳後。上傳下之辭。若是師傳。當云受。衆不當云傳也。兼曾子于師

傳之事宜無不習。不待每日與爲人交友同省矣。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于己。正鄭氏所謂講時爲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者。不習而傳。寧不誤人。故必省而習之。然則曾子篤學。其所自省。宜無一不至。何獨此三事。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于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爲切己。故日省吾身。而尹氏亦謂動必求諸身。謝氏謂專用心于內。蓋事雖及人。而在我之心則必忠必信必習也。此三言日用交際所必有。故忠信習隨事而必省。所以日日省。集註倒訓傳字。而語錄謂亦尋常學業。不爲要緊者。不要緊者。如曾子問篇諸變禮曲折。亦細細叩問而習知之。然朱子此語似已疑傳之于師若太重矣。兼又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歿。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每日非有師傳常業矣。但學者欠于問辨。故集註欠于修改。今存程子之說。以待學者。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 按韓文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又商瞿及馯臂子弓。其後爲荀卿。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何文定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齊嚴肅。則難捉摸。惟曰主一。則用力之方昭然易見。然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是爲主一兩字再下註腳。謂如心在東而復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則是靜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復貳以二。又參以三。則是動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只觀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其言尤約而明。若此章所謂敬事者。凡施之政事之間。皆以是心應之。如爲一事。則專一此事。謹之重之。察其表裏。慮其終始。毋而後發。發而必行。堅執如金石。不移如四時。不朝令而暮改。不輕動而易搖。此皆敬事之謂。而信在其中矣。履祥按。敬

程子 未詳。

楊氏曰 名時。字中立。謚文靖。朱子謂楊氏說此處極好看。

此特論其事便足信于民而分爲二事者蓋敬主行信主言事屬政信屬令也 楊氏說本程張。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是者。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履祥按。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于政。則必有

法制禁令紀綱文章。夫子答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蓋其時先王之制數尙多無恙。但治國者無是心。故其政不行爾。至孟子時。先王制數廢改殆盡。故孟子之論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

五者反復相因　此補胡氏之意。胡氏以敬爲主。固是本原。然又須節節加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通釋詳之。

餘力猶言暇日　或問作餘暇之力爲是。

程子　叔子也。

行重　尹氏第。

洪氏　雙重。

朱子　學重。尹氏名焞。字彥明。號和靖處士。洪氏名興祖。丹陽人。何文定曰。文滅其質者。虛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聖賢有見成之條法。不考之則無以爲人道之方。事物有當然之至理。不窮之則無以爲明善之要。故雖盡力于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間。而不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或以善爲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乎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爲孝。誤兄爲悌。無禮之謹。復言之信。汎愛而失于無擇。親仁而未必識仁。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則無餘力而急于學文者。其害固大矣。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

竭其力　王文憲曰。劉士趙子寅曰。有問于曼亞夫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心力。是事力。亞夫曰也要心力。也要事力。曰心力可竭也。事力不到則何如。亞夫曰有心力必有事力。人只是辦不得此一片心爾。此心果到。雖園中之冬筍可生。冰下之寒魚可出也。況可得之乎。

言而有信　舊說。易色是變易顏色。朱子謂竭力致身太重。若變易顏色則太輕。故從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然言而有信似亦稍輕。劉器之問于司馬公。道自何入。曰自誠入。誠自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括其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以此觀之。則此一句不可謂不重。

四者人倫　賢賢、與朋友交、若其是一況朋友之交。其常有平生久要之義。其變有相許以死之節。則言而有信與竭力致身其重一爾。

賢賢易色　倫。然不以事父母爲首而以賢賢爲首。蓋下三言所以能致其極者。專在此一言耳。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于孝悌忠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

君子不重則不威　重、直用反。錄此君子是大概說君子之道。或問此章先威重而後忠信何也。朱子曰。聖賢言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抱捉豎起來。然後漸及其內。

主忠信　何文定曰。主者。謂凡事必靠這忠信爲本而不容他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于心之實也。信者。見于事之實

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爲其始終表裏無一不出于實而虛僞之妄念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而無妄之眞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程子曰不誠則無物伯子也何文定曰物事物也惟誠則以實心見之實事方可謂之有這物若無這誠則其所爲皆不出于中心之實然謾試爲之恰與不曾做一般故曰不誠則無物也且出入無時云云豈復有物乎者此申解上文不誠則無物之語也蓋人心不測乘乎氣而出入其或存或亡又無形影可以捉摸惟主乎忠信則此心便存而事皆自此實心中發出便是有物若不主乎忠信則方應此事而心已他之不主乎此事而無復有其事矣故曰豈復有物乎然則主忠信者非特爲善之本實亦存心之要程子二條叔子愼終追遠程叔子謂不止爲喪祭推而至天下事皆能謹其終不忘于遠朱子語錄然之而集註止以喪祭爲言通釋加詳今又因通釋之言而文之曰親之終也悲痛之情固厚而倉卒之際必誠必信之事薄親之遠也恭敬之意固厚而歲月之久思慕如存之念薄于常情所易薄者不薄焉則已德可謂厚史記作讀子貢禮記作贛過化存神之妙詳見孟子註及此章通釋何文定于通釋之上記錄勉齋答問之語問曰矣民德安得不趨于厚哉朱先生解經只就句裏轉今過化存神何故突入外來一句于此章是說那裏或曰若論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能使人樂告以政者固不待見其容貌而自如此矣先生久之曰看來也是不足于子貢之所云故如此說亦引而不發之意且如溫良恭儉讓若無聖人之德而見者每每如此便是個世間大不好人子貢只說得禮恭處不說得德盛處是他只見得到此若聖人之在當時能使所至之邦莫不樂告以政者其過化存神之妙恐非子貢所知也又問如此則潛心勉學之語如何曰必竟五者是個好德履祥按第十九篇子貢所言夫子綏來動和之化則過化存神之妙非其知不能知此但此章緣子貢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以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爾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委國而授聖人以政則已不得以行其欲故終不能也然私欲各不同如季桓子則始欲振其弱終又恐失其柄如楚子西又疑夫子之得國以正其僭齊景公衛靈公則苟且自適其欲而已爾三年無改此章爲觀人而發三年無改又爲觀行而發聖人之言一條自是一條事理凡例如

此章者亦必有爲而言之也其意主于觀人其事蓋主于改而觀三年無改可以謂孝亦如觀過可以知仁可亦僅辭事亦常事耳非謂善惡之相懸者若夫不善不可以不改則夫子于仲弓嘗言其辟且角矣善不可不繼則夫子于孟莊子嘗稱其難能矣此又各一凡例也此義不明于天下而元祐紹聖遂成天下之大禍道學可不明哉道謂其行事也以父言故曰道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何文定曰勉齋語錄謂一句作體看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錯看蓋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中固有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于外之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併及于文故曰體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就用上看固有燦然之儀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于自然之品節故舉儀而必本乎則故曰用中之體蓋節與則俱體上字文與儀皆用上字此所謂參錯看程子曰禮勝則離叔子也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交通和同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燦然有文之中每有愾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懽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燕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溫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于其首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嚴而泰和而節有子指事而言禮與和相對則禮是嚴敬之禮朱子本理而言和在禮之中則禮是全體之禮嚴而泰說上截和而節說下截該盡章指信近信約信也如左傳所謂五會之信近朱子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按近字去聲乃比近之近猶云義之與比故朱子經以合中二字補之復左氏欲復言好復言謂既言而再行其言也亦上二節各只一事因與宗則又有近久淺深輕重故以亦字遞過君子食無求飽不求安飽與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同意謂心在勤學不暇求安飽又能敏于事謹于言非不好學也然惟就有道之人而取正乃可謂之好學苟自是而不取正于有道之人則所好何學所學何道乎學而非道之正雖勤安得謂之好學凡言道者道字訓詁發例于此然既

在此章發例，則當繼之曰有道者。知此理而能由之者也。子貢曰貧而無諂有無諂無驕之節而後可語樂而好禮之意。凡學皆然。觀書者見夫子之言而遽以子貢之說。此非善學者也。正如玉未脫璞而遽求光瑩之器。木未嘗斲而遽求繩墨之中。可乎。所以朱子章末之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審。所已言樂與好禮。所未言義禮無窮。未可遽足。○學而一篇。記夫子之言。爲書之首。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之言直而簡。有子之言曲而中。子夏言激而易廢。學子貢言外而不由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進宜未易量。

爲政

爲政　首章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此爲爲政者言之也。居爲政之地者。固不無法制禁令、凡百施爲。而夫子則言爲政若能以德。則心得躬行無非道理。以是率先之人心自感動興起而向慕之。不待他有作爲。故曰無爲而天下歸之。德本。譬以下效。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德字訓詁發例于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于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于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于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北極天之樞　樞如樞軸。謂天體斜倚而左旋。北極乃其樞軸。衆星皆隨天體旋轉。惟北極不動也。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程子曰　叔子也。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若以才智苛察。術數勇功。則不能無爲矣。范氏曰　王文憲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言感動之妙也。不動不言。無爲也。化而信者。成也。簡以理言。靜以心言。寡以身言也。煩以事言。動以物言。衆以民言也、此言統理之要也。合二說、盡無爲之義。履祥按。至簡者惟循一理。自可以御事物之繁。至靜者惟正一心。自足以制天下之動。至寡者惟修一身。自可以服人心之衆。思無邪　程子曰。誠也。朱子謂世人固有修飾于外而其中未必純正者。故言無邪行。無

邪亦未見得誠惟是思無邪則合內外之道表裏如一方可謂之誠程子之言不可不深思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王文憲有詩辨今不泛人因嘗考之秦火之後書失幾半禮失幾亡而詩三百篇何以皆無恙雖云詩托于聲音之流傳然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禮記、左氏、荀子所引之詩多有善者而今詩多無之此猶可也如素絢、唐棣孔門嘗舉之而今不見于詩鄭聲之淫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雖序者巧以爲他事及刺人然其淫醜之態不可掩也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或風或雅或頌會合而足三百篇之數則其所記聞或有出于夫子所刪去者矣蓋漢興鄭衛之樂尚在而管絃之聲未衰也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傳者諸儒得之例以爲古詩而不察也不然則若溱洧、桑中諸詩幾于勸矣而何懲創之有哉

程子　未詳

德禮　上章爲政以德至此章意方備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

一說　朱子集註凡例二說皆通故併存之必有一說得聖人之意大率二說前一說勝

志學章

矩、法度之器王文憲曰矩雖器心之天則也程子二條皆聖人爲學者設胡氏一條發明從心不踰矩朱子極以爲好二條即程子勉進及成章二意張思誠以爲寬周履祥按朱子于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說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爲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學是聖人之學立則聖人之成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知字如知天地之化育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于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者大德之敦化是于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此亦因聖人借近似以自名者而彷彿之在于心體難以言語形容王文憲曰自聖人生知之稟而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而言初不妨有等級二說非不同也

程子　二條

叔子

孟懿子章

魯大夫仲孫氏魯三家本出桓公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仲孫而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仲孫于莊公爲大夫不敢宗諸侯而于三家爲庶長三家所宗故謂之孟

三家僭禮

檀弓曰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設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僭禮以處其親將以

尊親而不知分所得爲者多有當爲之事特恐陷親于不義得爲而不爲集註前說愛父母之至愛謀人子之守身懇切深長所不能盡爾不必求越于分之外也孟武伯章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然普爲衆人言之誠善矣若爲武伯言則恐舊說爲切故程子止依舊說而集註兩存之也朱子始疑舊說不正言而爲是迂昧不了之語爾然須究武伯之爲人與當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于稷問之曰吾得死乎而曰予不知其傲暴之氣如此于君猶然況他事乎觀其謔爲武則爲人可知矣程子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身與心不可不由自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爲人子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無憂焉則其爲人可謂能守身而不遺親憂矣今有人焉非子弟求益之素而其傲暴可憂不可縷數卒然有問何以爲孝夫子答之曰使父母但以其疾爲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教初非不了之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爲不義爲父母者唯憂其疾病之不由己者而不必憂其事爲之由己者則其爲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于舊說始去而終存之殆有意矣能養去有養上聲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于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大抵辭氣不以貴賤尊卑懸絕者爲言則無以見其不敬之罪重以不敬爲無別蓋充類至義之盡也有一老人見籠養者朝夕飼直心力備至因嘆曰若養父母如此豈非至孝一學者聞之遂悟此章之旨蓋彼嘆小人不能養而養鳥此責學者但能養而不能敬也色難何文定曰服勞饌食養口體者也柔順顏色養志者也不曰養志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于外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必其愛之積于中者深然後見于容色者始無一毫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于外者決無愉婉之色則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能盡此者其于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爲不易也服勞奉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尤其愛之深者服勞奉養或可以勉而爲之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爲一矣豈得不謂之難哉曾朱子曰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登反程子未詳告衆人以其所該者廣也然孟氏僭禮武伯多可憂之事故夫子所以告之者且正其大病游夏孝養服勞已無不至但意色幾微之間有所不足蓋猶恐恃愛者漸流于不足而嚴威儼恪者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之深戒子游之漸流于不敬爲大不孝不許子夏

之疏節。而以服勞奉養不足爲孝。皆所以責其盡善也。

吾與回言終日　六字爲句。與言終日。固無所不言矣。惜不盡傳于世也。

私亦　私是人所易忽之地。而亦足以發其餘。可知顏子是從謹獨下工夫。聖人是于此處見顏子。

聞之師曰　朱子師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謚文靖。此段延平全語具在師友問答。

顏子深潛淳粹　顏氏本出邾。登孔子門者八人。回爲最賢。回字象水之洄。故字子淵。何文定曰。深潛淳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蓋雖一般聖賢。各自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且以此深潛淳粹四字。箸在孟子身上固不得。便箸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孟于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概相類。今且以顏子平日觀之。如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有若無。實若虛。此亦可以見他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他淳粹處。下面體段字。粗說如骨骼字相似。猶兩人相比。甲人骨骼比乙人差小些子。此即孟子具體而微之語。體段已具。猶曰骨骼四肢已圓全。但未與那人一般爾。又曰。深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深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意。淳粹兩字便帶了踐行意。劉謜曰。深潛淳粹。文公師友模寫顏子資稟氣象。可謂體貼然集註語意多在經文之內。非自外來。如此四字。亦在此章之內。深潛是于不違如愚見之。淳粹是于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者也。淳粹、行上氣象。後篇所謂三月不違仁者也。

視所以章　王文憲曰。既分君子小人。此下只觀君。

程子　伯子也。何文定曰。語錄謂既以此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此意亦緊切。

溫故章　可者、儘可之辭。此師、講授之師。時每二字。所進尤活。記問之學。鄭氏註云。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詳見或問。王文憲曰。溫故所學在我。記問無得于心。知新其應不窮。

先行章　程子以先行爲句。朱子以先行其言爲句。語意宜從朱子。緇衣篇曰。言從而行之。則記問所知有限。只死活二字。

周比章　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王文憲曰。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之事。王文憲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語錄學者于幾微之際不可不辨。

學思章　王文憲曰。論語舉其略。中庸舉其詳。劉謜曰。博學、篤行、皆學上字。審問、謹思、明辨、皆思上事。語錄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又一云。學不

專指程子叔子異端章何文定曰異端之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眞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爲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挾拯溺之心援學者于顚冥之地其爲人切矣程子伯子也王文憲曰范氏條指害道而言程子條指害心術而言駁音侵詩載驟駸駸千祿章程子曰前條叔子後條兼取伯子章內兩楔三截程子喫緊爲人故又添一問答蓋唯聖門弟子則能言下領會世人之心汲汲利祿無所不至必又謂雖能多聞見闕疑殆謹言行亦有不得祿者則又如之何程子引耕餒之說以曉之謂縱外是而他求所以干祿亦未必能得也亦唯道理所當爲者自爲之而已外此不惟非所當爲爲之亦非可以必得也哀公問章程子叔子大居敬用春秋傳大居正句法謝氏此章親切明備聖賢爲學之要法不但施之此章也王文憲于上蔡書堂開講舉此爲上蔡第一義何文定曰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眞見而枉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敬忠朱子曰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兼此二者能使民忠張敬夫集註于周程張稱子諸儒稱氏不名字者稱官時人稱字何文定曰夫子本言敎化必自己出語勢不得不然張子恐觀者失聖人之旨故發明無所爲之說以曉之王文憲曰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康子之問爲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答皆欲其于己求之盡其在己則民自化若爲欲使民如此而爲之則爲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註取張敬夫之說以明之然無所爲而爲有所爲而爲善利之分此自張宣公法門要語或謂爲政須上之人用之非所可必爲也而或人之問如此蓋定公初年陽虎執國每有用孔子之意而孔子不仕也信輗軏是車與馬牛交接處信是已與人交際處交接處無輗軏則車不能行交際處無信則事不能行十世集註取馬氏之說而詳之本欲分明而觀者易離爲二故通釋辨之然集註取胡氏之說已自明備三綱出白虎通三統本漢志詳見問爲邦章王文憲曰所因者亘古及今之常然損益者隨時處事之當然繼周損益其答顏子爲邦之問乎又有六紀

論語集註考證卷二

八佾

每佾八人 此說疑是蓋古者以八爲數後來雖俗樂每列亦八左傳所謂女樂二八是也 **數** 假借去聲 **降殺** 左氏傳作隆殺以兩此自上而下故曰降殺 **忍** 罪不容誅忍從後說何憚不爲忍從前說 **三家** 說見前篇孟懿子 **堂** 廟堂也上文庭亦謂朝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無知** 王文憲曰前章不仁此章不知不仁不知故無禮無義按不仁言其忍也不知言奚取也 **程子曰** 叔子也王文憲曰夫子本譏三家而魯在其中程子原其始定其罪立萬世之大法遂使二字責有所歸 **不仁章** 王文憲曰游氏言仁切程子言禮樂切程子言禮樂之實李氏言禮樂之文合此四說方盡集註用意精深學者宜細觀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叔子也語錄曰只是泛說不是說仁之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亦得 **將如之何** 語錄謂不奈得禮樂何也譬如非善舟者必不奈一舟何非善御者必不奈一車何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 **林放** 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 **禮本** 集註以文對本字又以質對文字易治也語錄滑熟也何文定曰文集有曰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爲本沿而下之則奢爲末此語最爲分曉流於末之奢固不可然安於本之儉而不求到恰好處亦非聖人本意也夫子舉喪與禮對言者朱子謂禮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故並言之爾范氏以喪祭言者蓋因古有此二語特舉以爲凡例耳 **汙** 音蛙 **抔** 音掊並出禮運 **夷狄章程子** 叔子 **泰山** 東岳也在

今兗州襲慶府奉符縣爲魯國之望。曾　在登反。射下　並去聲。凡在下、上聲下之者、去聲。觶　音支。輔　頰也。後　去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之之後、去聲。夫子隨疑而答。但示後素之證。子夏觸類而長。因知禮後之說。聖人之知非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意又因子夏而及此爾。言此以進子夏也。杞　開封府雍邱縣。宋　殷之後。國在今宋州。本名應天府。○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閒見於禮記者又多雜以門人所記。經師之說惜哉。趙伯循　唐儒林傳。啖助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傳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例。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稱爲趙夫子。集註以犯廟諱舉其字。說具春秋纂例。宣州有版本。朱子載其言於或問而入其要於集註。鬱鬯　以秬黍合鬱金草釀酒。取其香氣暢達。魯之郊禘　禮記明堂位以爲成王之賜。上章程子嘗論其非禮。近陳氏君舉謂來遲之後諸侯僭禮。又據史記謂其時秦祭白時。又據外紀謂魯請郊禘而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其說甚辨。如此。禘之說　此章集註二意俱備。有爲之說者曰。知禘之說則不王不禘。天子禘諸侯。祫大夫士廟數。上下各有等衰。各安其分。則天下之治不難矣。此亦集註後說之意。雖明白易見。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亦未易知此也。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履祥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勉齋曰。禘之說一章。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只是見得盡做得也。盡心路熟。後事事自會如此。祭如在章程子　叔子。奧　古者室中北墉南牖。東南隅爲戶。東北隅爲室之白。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奧尊者之常居也。何謂　上二句蓋當時俗諺。故王孫賈設問。竈陘　謂竈穴前隙也。尸　古者祭必有尸。蓋使生人服鬼神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憑之而饗飲食也。竈者、老婦之祭。或是老婦爲尸。朱子謂竈尸恐是膳夫爲之。當時用事　何文定曰。所謂奧有常尊。而非祭之

主者蓋五祀四時之祭皆於此乎成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於一而若戶若竈若中霤若門若行皆先祭其本所而後設饌迎尸於此是其非祭之主也若竈雖卑賤不尊然在夏時則專主祭竈當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或曰用事謂水火烹飪之所 謝氏 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據理而言豈問其知不知禍不禍也若畏禍而爲兩可之辭所以爲心術之害者大矣非所以言聖人況此答拒之者亦至初非遜詞 鄒 解見序說 侯 本作矦射的之垛也謂矦人射中也从广从矢象形 鵠 毒反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 告 本取牛口之梏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梏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餼 猶今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文公名興以病不視朔 其 指告朔 通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子之從下蓋盡禮耳而衆人反以爲詔此章當以釋指羊 盡禮 此事爲證語錄曾及之何文定曰詔與敬不同禮施於所當施則爲敬禮加於不當加則爲詔 程子 叔子朔

定公問章 本註正說也呂氏互說也尹氏重上則略與孟子語意同蓋當時是奉敕註論語故其意主於警君 關雎 黃文肅曰先生再看或問止此章雎、七余反詳見詩集傳 玩其辭審其音 夫子時所謂關雎蓋合辭意聲音而言之也故集註之末有玩辭審音之說今則辭尙可玩而音不可復聞矣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社土神故古人以土所宜木爲主抑因所生木以爲主耶刻所宜木以爲主耶曰亦因所生木爲主耳社壇而不屋刻主則必爲屋矣然出征而載社主則何主朱子語錄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耳然不可考履祥按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爲主其說具唐書張齊賢傳 歷言以深責之 問社之說諸儒見夫子三辭繁而不殺又因左傳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去之卒死於外故謂此必哀公與宰我謀誅三桓故爲廋辭以相語所以夫子有成事遂事既往不可諫救之說前則蘇氏後則胡氏皆有是言而集註不取然集註之意亦自足該諸儒之說大抵告君之說與告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好學之問乃以顏子不遷怒貳過之德告之顏子無爵無位非有可怒過爲之事權而獨舉此蓋哀公爲人躁妄故借顏子之德以藥哀公之病今其問社宰我乃以使民戰栗告之哀公躁妄豈不生事所以夫子深咎之然此三言亦或當時方言而夫子備舉之也 管

仲管叔之後故其書多稱我先王器小本註聖賢大學之道是器大模範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是器小形象知大學之格物致知則能有以盡心量之全知大學之誠意正心則能有以全心德之實故局量不褊淺所謂正身修德也知修身齊家以及治國平天下故規模不卑狹所謂致主王道也惟其局量褊淺故不能正身修德惟其規模卑狹故不能致主王道惟其局量褊淺故其規模卑狹三歸說苑止有管仲築三歸之臺別不詳載又漢書三歸雍徹顏師古謂娶三姓女如此則奢僭彙之然此但言其不儉爾未斥其僭蓋諸侯三姓而備九女此則三女而已未爲僭也又一說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法上方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卻以句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

門屏謂之樹爾雅釋宮文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管氏以屏塞門蓋僭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諸侯之禮也天子外屏屏設於皐門之外則當宁而立以受諸侯諸公之朝於外朝諸侯設屏於門內則門屏之間謂之宁立於此以受卿大夫士之朝按國語卿之家亦有私朝論語冉子退朝是也管仲爲卿於齊以霸而家臣皆具官則亦設屏於門爲宁以朝其家臣矣

反坫在兩楹之間蓋當賓主兩階之中於堂開斲土石爲覆爵之器以示此爵賓主共之蓋兩君燕好之禮也當時管仲當國而齊霸諸侯諸侯之朝齊者必私覿於管氏之家故仲亦設此以燕之也不然則作此虛器自取僭擬何哉禮記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當作臺門而樹旅反坫蓋爲臺門則必有屏樹及旅酬

或人以小爲儉以奢爲禮當時見識議論大率如此程子叔子本深及遠大器小本淺小器規矩準繩揚雄法言先知篇云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蓋規矩準繩惟其自盡方圓平直之理故足以爲天下之方圓平直若自四者自有喎斜迂曲則何以能治天下之方圓平直哉

詭遇說見孟子集註器小而功大者詭遇者也器大則爲之範者也器大〻功不止此矣○何文定曰竊詳管仲器小之論集註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二語覺已盡其曲折局量以資質而言乃器小之本根規模以施爲而言乃器小之效驗惟其局量之褊淺所以規模之卑狹下文說不能正身修德是指局量褊淺處不能致主王道是指規模卑狹處大凡人惟見其大也而後

不肯安於小。管仲之所以小者。只爲不識其大。緣他資質本自凡近。而又無聖賢之學以充之。才雖高而識實陋。氣雖銳而志實卑。所以局量容受不得。而規模恢拓不開。不過成就得些小霸業。以上更去不得了。夫子以小器斥之。可謂一言以蔽之。而朱子復明之以晒言。而器之所以小者無復餘蘊。蓋局量褊淺者。器小之體。規模卑狹者。器小之用。欲識仲之爲器小者。觀諸此足矣。然亦須將此一語考驗管仲平生。方見得此二語說得他着。且如仲始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己耆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便合就桓公心術上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卻謂皆不害霸。是他被些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深縱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爲之。與辭上卿之禮全別。是又被這些功業動了。包藏不住。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又如管仲一時事功。其大節目只有尊王攘狄兩事。是時周室尙有可爲。爲仲者正當至公血誠。輔佐天子。振立紀綱。以還西周之舊。今乃挾公濟私。假尊王之名。爲圖霸之實。至若楚人僭王猾夏。此是甚底大罪過。乃置之不問。卻尋得包茅昭王節目責他。大意只是要他略服。便做收殺。在我且自可以伯。大抵皆是急於近功淺效。若王道則恐其久遠難成。判斷不做。此非規模卑狹而何。而朱子只直指其不知學者。緣資稟自是定了。若知聖賢大學之道。則褊淺者可以變而宏深。卑狹者可以擴而高廣。蓋量隨識長。學進則識長。識長則量自充。量既充。則規模不患於不大。且以管仲言論風旨觀之。說得話亦自識道理。非全無聞。而志識卒於卑陋。只就小小窠窟結果了。豈非不學之過乎。奢而犯禮之事。聖人只是答或人儉禮之問。非正指小器而言。然就這上面看。亦可見得器小形見處。故程子特指此以曉人。而管仲所以爲器小者益覺分明。此乃程子說得有功處。故朱子曰當深味也。而集註又曰。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此皆指奢與犯禮而言。

語樂　此夫子正樂之時語也。古樂不可見。故此章難爲言。當以孟子條理之說參之。翕、合也。謂合八音而共奏一樂章也。從之、則條暢之也。純如、則八音如一聲也。皦如、則又自各有條理也。至於繹如、則詠嘆淫佚。餘音不絕也。

喪　諸說多謂天喪斯文之喪。惟劉侍讀、蘇氏、作失位去國之喪。集註從之。此失魯司寇去魯時歟。

韶盡美章程子　叔子。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朱子謂如此等語皆急讀去。王文憲曰。此即反語讀點之凡例。

何以觀之　此章結語虛。難看。蓋人亦須有

本領方可看其分數此是尙有可觀者若擧無其本何以觀之哉是無足觀者一說每事各有大本苟無其本則雖別有小節亦不足觀矣

里仁

擇處　本字上聲屬知　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仁者純乎仁故安而行之知者知此仁故利而行之安則已與合一利則尙有彼此亦只在生熟之間耳朱子再三誦此二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因嘆此公見識之高　無私心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叔子也通釋擧前後所言微有所疑王文憲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淸因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后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無私公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了方可合說　無惡　集註必無爲惡之事平實通釋惡念何自而生緊密　不以其道得之　二句於前句冠一苟字後句加一雖字文義即以其道得貧賤何王二公令人兼看　去　上聲又已違之去聲驅而去之上聲　觀過　何文定曰朱子謂此易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論不以其道得富貴通釋論不篇言仁有淺深此章卻只是說慈愛之仁蓋仁主於愛君子之過雖是失於厚而過於愛然畢竟不失爲仁但是仁中之過耳若小人失之薄而流於忍卻正與仁相反此處察見君子小人之仁不仁尤更分曉故曰觀過斯知仁矣然意此等處夫子當時必有所因而發　斯知仁　上文各於其黨則斯知仁不是偏結之語謂於此亦可見仁之存否也故集註以尹氏之說補之　程子　叔子　後漢吳祐　後漢書吳祐字季英遷膠東相政惟仁簡喬夫孫性私賦民錢五百市單衣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蓋謂喬夫受賕固是過然爲欲衣其父而此又以父言請罪於斯可以知其仁矣掾屬吏也音緣去聲蓋謂官之屬貽衣之緣也喬夫漢時鄉官主督租賦者

死可　所重在聞道。非必夕死。雖夕死亦可耳。然夕死尙可。其他可知。程子　上條叔子。下條伯子。心欲求道　此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識趣　識見志趣也。志於道而猶以惡衣食爲恥。只可責志。程子　叔子。何足　聖人語平。集註語峻。蓋切於警學者。於天下　謂於天下之事也。比必二反　當作毗志反。如比周、比義、射者比、比其反、皆毗志反。如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放利章程子　叔子。禮讓　謂恭敬辭遜之心也。故爲禮之實。下文禮字乃禮文制度品節之詳。此章朱子或問作三句。第二句至國字歇。無位章程子　叔子。一以貫之　朱子曰。一字重讀。用各不同　此句要看。即後註所謂萬殊也。體之一。即後註所云一本也。昔嘗親受文定何子之語曰。此章要實見得。且理是何物。文公好說箇恰好處。理只是恰好處。此便是中。便是至善。自古聖賢相傳。只是這箇。天下萬事萬物。各各不同。而就每事每物中。又自各有箇恰好處。故事理雖不同。到得恰好處則一。此所謂萬殊而一本。然其一本者。非有形象在一處。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在事事物物之中。此所謂一本而萬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精察知之。力行行之。曾子工夫如此。故夫子告之以一貫。其他學者。豈可驟語以此。昔者朱子爲學之初。務爲儱侗宏闊。後見延平李文靖皆以爲不然。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於是縷析毫剖。文理密察。卒至體用渾圓。故朱子亦嘗曰。而今不是一本處難認。乃是萬殊處難認。眞積力久　謂眞實積累功力之久也。出荀子。子出　此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出。門人　或曾子門人。或孔門諸人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此程叔子語。乃學者忠恕之正訓。曾子借此以體一貫。使學者知用力之方耳。但一貫以道言。忠恕以心言。夫子之心即道。故自一以貫之。學者以心體道。故曰忠恕。蓋必盡己之心以體道。而推己之心以處物。使各合於道也。讀此章者。且須看此分明。夫子之一理　至推矣　此以天道形容夫子之一貫。一即至誠無息。故忠可以名之。貫即萬物各得其所。故恕可以名之。此一貫之所以爲忠恕也。蓋至誠無息者　至可見矣　至誠無息者。夫子之忠也。所以爲一也。萬物各得者。夫子之恕也。所

以爲貫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禮疏文當考。程子曰凡三條。首條伯子語。後又二條叔子語。言忠恕者凡三節。伯子忠恕一以貫之。止大本達道。此夫子之忠恕。叔子天命條。此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二條。此學者之忠恕。中庸但以忠恕爲近道爾。而曾子乃謂夫子之道忠恕。故用再三分辨。然夫子不待忠恕。天道亦無忠恕之名。皆借此以形容耳。以己及物至是也此本分仁恕而言。集註統攷入正說此章之忠者天道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子至誠無息之說。卽此意。恕者人道謂體當人情。無不曲中也。朱子泛應曲當。萬物各得。卽此意。黃文肅曰。聖人之忠恕。天道也。學者之忠恕。人道也。如何又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忠者無妄眞實無妄也。恕者行乎忠卽天下甯行。物與無妄。下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本達道中庸首章。動以天程子易無妄傳文也。聖人之忠恕是自然。學者則力爲也。喻義章程子叔子。愛曰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集註愛日之誠四字。章旨方見深切。然此意具在不可不知之中。語錄。常記憶父母之年。喜其壽而訥敏王文憲曰。此矯輕警惰工夫。子游曰何文定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懷其祿。惟恐舉之不及。是以孝敬之心日常切。有去義。導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强聒不置。則是失之煩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君臣朋友雖曰以義合。而皆大倫之一。其義甚重。若未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滯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按子游之言。多有偏弊。如此章者。必得文定之說而後備。程子曰伯子。

論語集註考證卷三

公冶長

公冶長 弟子傳曰公冶長、名蕢字子長。史記齊人家語魯人范甯曰字子芝。左氏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則當是魯人。崔莘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墓極高。**雖在** 集註雖字下入嘗字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謂其才行之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謂其雖嘗一陷於囚辱而實非其罪。則固不妨也。蓋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嫁娶無所售。長無罪而嘗被囚。夫子不以是爲妨。且明言以解內外之惑。於以見聖人取人在其立心制行之實。初不以自外至者爲取捨也。夫縲紲而無罪者不足爲辱。則富貴而無德者亦不足爲榮矣。此論昏姻者所當知也。**兄** 孔子庶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古者庶長字孟。嫡長字伯。此必孔子伯之也。其男子孔忠字子蔑。在七十子之列。**南容** 南宮括字子容。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氏焉。**程子** 叔子。**子賤** 姓宓。當作虙。房六反。楚詞辨證云。補註引顏之推說。虙子賤即伏羲之後。而其碑說伏生又子賤之後。古字伏虙通用。弟子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曰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七人。所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受皆效不齊以道。孔子嘆曰其大者於此乎有矣。新序舉此語乃在擊肘章下。蓋舉此語爲斷耳當攷。**君子哉若人** 語凡二出。是大綱說意思氣象。朱子謂論語中說君子處有說得最高者。有大概說者。大概說者此類是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爾雅釋器文。**佞** 朱子曰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說佞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全體而不息** 仁道

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竪說　吾斯之未能信　集註指所知而言此程子所謂已見大意也大意謂大綱意思只見得未徹底耳謝氏指所存而言此程子所謂見道分明也故謝氏之意猶云見得如此只是於心做得未徹底耳程子已見大意指全句見道分明指斯字集註斯字重謝氏信字重　程子　上條伯子下條未詳　乘桴章程子　叔子　由求赤不知其仁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或問夫子稱由也可治賦求可爲宰其後求乃爲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綱亦稱其才堪如此耳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其中固有意也　聞一知十是道頭知尾聞一知二是一步進步十與一二取數爲喻不曰而知乃曰以知以字用工字當看　明睿所照　明道答橫渠曰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　晝寢　何文定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看來只是譬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敎無所施爾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强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强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强而亦弱是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彫朽之功可加矣　申棖　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續字何文定曰彊毅不屈者本於有志而彊梁悻直者則氣之爲爾二者自外視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子周而無棖名豈棖三千之徒歟　剛之難辯而棖之所以得是名也及夫子斷以慾之一言則棖之不得爲剛斯曉然矣蓋能勝慾之謂剛屈於物之謂慾二者不容並立今謂之剛而多嗜慾則是其剛非眞剛不過出於意氣倔彊之爲慾一牽之方且化爲慾察其徵也程子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而藥其未至觀人者可以是而察其所安也　程子叔子　自古有志者少　有志則剛悻悻自好　尙氣是慾慾非一端此特指其似剛之類言之爾　無加諸人　何文定曰子貢地位語恕固可勉爲論仁則非所及而遽以此自任論道既爲躐等省己則亦太疏夫子恐其便如此擔當了不自醒覺則無復勉强充廣之功故折而敎之欲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程子曰　叔子也。朱子曰。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明。性與天道　王文憲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文章至顯而易見。張宣公曰。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是眞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天道性命之流行也。至孟子時。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遊其間。則喪其本心。隳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躐等　躐。越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程子　叔子。子路有聞　何文定曰。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於聞也。此特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夫行之速。惟恐其善之或遺。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善豈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於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大叔疾　大音泰。遺名。孔姞　孔氏。姞。姓。女以姓行。謚法　周公所作。見逸周書。義　王文憲曰。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未盡。僑　音喬。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都鄙有章。杜氏謂自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旌。當時鄭國多是彊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其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三屋爲井。伍、蓋伍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相共。以此節觀之。則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其要。臧文仲不仁者三　左氏文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晏平仲章程子　叔子。居蔡　家語。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蔡。文仲三年而爲一

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山節藻棁　按禮記。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棁。棁似指宮廟之僭侈。與居蔡各一事。同譏不知爾當考。祀爰居之義　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故曰爰駒。亦作爰居。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又祀爰居。事亦見莊子。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氏傳曰。初若敖娶于邓。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邓。淫于邓子之女。生子文。邓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邓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三仕三已　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邓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薳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薳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以代其缺歟。而告新令尹者至私也　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以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崔子弑齊君　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詳見左氏傳。陳文子有馬十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違之三違之絕句。上章不知其仁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後篇仁則吾不知　仁則天理渾然。三仁　同出於惻怛至誠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夷齊　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魯莊之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各得其本心。

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公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撼江黃道柏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遣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也○朱子曰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塞人欲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正君討賊　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尙以責嬰況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復反於齊　按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經傳史記亦不載襄二十五年夏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傳書莊公諸嬖臣或死或奔而不及陳文子之出其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廟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恆弑簡公○子張學於子門不知仁體乃以二大夫之仁爲問二子不足責子張識見可謂低小矣昔張宣公學於五峯胡子首以此章令公思

季文子使晉　左氏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之遂有所見　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蓋其時晉侯久疾故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也程子未詳宣

公篡立　至　**納賂**　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許之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寵與公謀而聘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私意起

而反惑之驗　季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於是魯宣公之短。蝨莒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立。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務窮理　未思之前。貴果斷　既思之後。○窮理則不待三思。果斷則不必三思。惟窮理則可以果斷。不窮理而務果斷。不幾於率意妄作乎。不窮理而徒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愚　此章重在愚字。愚、謂其迹之似愚也。愚難其不可及也。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　至以濟其君　左氏。晉文公之爲亡公子也。過衞。衞文公不禮焉。僖之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以楚新昏於衞。明年伐衞以救宋。取五鹿。衞成公請盟。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衞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衞侯懼。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土。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衞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晉人復衞侯。寧武子與衞人盟於宛濮。衞侯先期入。寧子先叔武聞君至。喜。走出。公前驅顚犬射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衞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衞侯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衞侯。歸於京師。實諸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衞侯。寧俞貨醫。薄其酖。不死。秋。魯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衞侯。衞侯使賂周歜、冶廐、殺元咺及公子瑕。復歸於衞。程子曰　未詳。王文憲曰。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註所言。方見其不可及。比干是也　比干、說見微子篇。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寧武子是九世公族。於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寧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衞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寧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衞文公不禮重耳之時。寧已自失諫。成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而一以愚爲尙。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朱子曰。世間事一律看不得。聖人非欲人人學寧武子。但如寧子。亦自可爲法。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可也。子在陳　按夫子凡三至陳。始適陳。有匡人之難。反衞。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衞。明年。即自衞反魯。此言蓋

發於三在陳之時也明年即歸魯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之意觀之則意極明備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孤竹一作觚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平之盧龍東有古孤竹城地道記云在肥如南十二里漢爲令支縣今營州亦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後姜姓之國一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地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

不念舊惡 朱子曰此與顏子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個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惡如字所惡去聲

程子 二條叔子

微生高 莊子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註魯人未詳是否

程子 叔子范氏曰朱子曰范氏又曰所以害其心術者不在大此言尤痛切日用間不可不謹省也然集註卻不收入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叔子也此章文意左丘明年輩蓋前乎夫子後世以孔子修春秋左氏作傳遂以左氏爲左丘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所恥而左氏傳不無浮辭誇勢之失或問引啖助趙伯循陸德明春秋釋例已嘗辨之且引鄧名世考姓氏書謂此乃左丘姓而明名非左氏也語錄意左氏蓋左史之後云○朱子曰門人記此二章相連見聖人欲學者以此爲戒而立心以直芦

盍各言爾志 此章與第十一篇之末皆爲言志十一篇言志是問所用之能此章言志是言及人之事蓋亦行仁之事也上文必有所因而言者而語不載季路顏淵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子之志 夫子得行其志則人人各得其所綏來動和之妙可知也輔漢卿問老者是已之上朋友已之等少者已之下此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

羈勒 羈今馬絡勒第二說

車 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舉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言此以勉人 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所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容與夫子之志其精粗大小之等固不在言但學者豈能躐等至孔顏之地哉切已省察則子路之勇於爲義豈可以勢利拘之所以程子深重之謂亞於浴沂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言志亞於顏子矣但顏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勞勞事 據程子說則施勞當從第二說

子之志 夫子得行其志則人人各得其所綏來動和之妙可知也輔漢卿問老者是已之上朋友已之等少者已之下此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

程子 一條三條叔子二條未詳

羈勒 羈今馬絡勒音的今馬的

車 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舉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言此以勉人 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所移而志不立不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容

知審之資固不易得但聖人之於人尙忠信而不尙知審終然忠信爲基本知審或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絕不可及而自棄故聖人以好學勉之

雍也

莊子所稱子桑戶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與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雽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

許己南面　二章各自爲章乃引上章而言者以下文有臨民之說故知因南面之許而問之　行簡　王文憲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詳見通釋　家語記其不衣冠而處　楚辭桑扈倮行集註亦引家語爲證　所行自簡　朱子曰非仲弓本意又就裏面說自不相害　程子　二條　叔子　不遷怒不貳過　顏子好學如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諸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且顏子未嘗事橐有何可怒蓋借是以諫曉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好學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之即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不能繹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且改也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　程子曰一條三條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昔叔子少年游太學安定先生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子此論大驚集註節入之王文憲曰全自尚子來本字指五行之理眞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知所往　諸本或作知所養朱子以往字爲是王文憲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爲密備因不遷怒一句則推約七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合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　子

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　張子曰於斯二者見夫子之用財○或問通釋已詳但二事前後記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閒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爲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秉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至於原思爲之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順思之爲宰也夫子爲其貧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原思之素狷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用故夫子又敎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予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理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通釋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程子曰赤之適齊也冉子爲其母請粟夫子與之釜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原思爲夫子宰夫子與之粟九百辭原思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憲不受而以與其鄰里鄉黨耶以此觀之則夫子之與冉子非與其多也蓋冉子以君命與之夫子以爲赤也富可以周給故不與之也原憲固窮夫子故與之粟使其鄰里鄉黨皆受之可也原憲不受而與其鄰里鄉黨耶此夫子之所以不與也　謝氏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見夫子之用財一以義也君子之處己接物皆當如是　尹氏曰君子之於財取之以道用之以義其取與之間一以義而已義之所在雖多不爲過義之所去雖少不爲不足原思爲宰而辭粟九百夫子謂之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則其所辭者過矣冉子爲其母請粟夫子與之釜又益之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則其所與者過矣過與不及均於未當也　愚謂張子之說得之程子謂赤之適齊也冉子爲其母請粟夫子與之釜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原思爲夫子宰夫子與之粟九百辭原思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憲不受而以與其鄰里鄉黨耶以此觀之則夫子之與冉子非與其多也蓋冉子以君命與之夫子以爲赤也富可以周給故不與之也原憲固窮夫子故與之粟使其鄰里鄉黨皆受之可也原憲不受而與其鄰里鄉黨耶此夫子之所以不與也此說恐非夫子之意蓋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夫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夫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此見夫子之用財一以義也君子之處己接物皆當如是謝氏之說似若粗厲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善爲我辭之言雖似乎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爲不峻可謂壁立萬仞氣象矣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

子叔子子謂仲弓　句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二子云爾曰字似無疑　犂雜色　字書利之反駁文牛也耕犂之犂不同音　不違章程子子叔子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借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　康子問章程子子叔子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名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沛汶上今縣名

曾子數人而已　叔子也。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爲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爲三家所有。然尙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尙隸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進不自前日所聞得之歟。

剛則必取禍　如子路死於衛輒之難。

柔則必取辱　如冉有爲季氏聚斂之類。

先儒以爲癩　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卽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爲厲。謂漆身爲癩也。又曰。厲雖癩腫胞疾。則字當作厲。

北牖　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樂程子曰　前一條叔子。後二條伯子。

其字　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

昔受學於周茂叔　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實。後改敦頤。晩卜築廬山之下。取故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爲濂溪先生。諡元。以零陵伯從祀夫子廟庭。初。茂叔爲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珦爲通守。觀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顥頤受學焉。故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又曰。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也。集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

所樂何事　見通書。

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王文憲曰。文公爲學者切己漏泄七分了。

君子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誇文辭。王文憲曰。程子於儒上說君子小人。固甚平。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故以是警之。後世託儒爲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胡祥按語錄。朱子亦嘗疑此說爲初學之時。至於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爲此言矣。又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謝氏之說爲過矣。然汝爲二字專爲子夏言。當如文憲之說。況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爲言。其言君子。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爲學者切己省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程子　叔子。

武城魯下邑　春秋杜氏

註武城在太山南括地志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道者澹臺姓滅明名按史記弟子傳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歿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飲射讀法飲卽鄉飲酒蓋鄉大夫賓興賢能以鄉飲酒之禮禮之黨正歲時屬民飲酒於序射、鄉射也讀法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族師閭胥皆然朱子曰公事不可知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爲政以人才爲先薦拔人才此是長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正大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久所該甚廣苟賤邪媚亦因二事而言由徑、苟也私見、賤也由徑邪也私見、媚也所該甚廣莊周稱孟子反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敗還以後爲功兵家所謂斷後也事見哀公十一年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樊遲請踰溝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子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不進也王文憲曰聖人提起示人使人知所自克謝氏曰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於去矜故其言有力祝鮀爲人辨博故有口才觀左氏定四年召陵之會可見雖因其言長衛然春秋書法乃長蔡於衛則鮀之口才能變易是非明矣佞本是有才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易是非故始有諂佞之稱朱子語錄焉用佞處略言之而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遇之游夫子嘆傷之猶今俗氏疑而當作不宋朝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者宋不罪其宄而衛又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故夫子傷之今之世意在此三字野云村人史猶今言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博記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楊氏曰矯世之弊人之生也直二生字詳見或問程子伯子知

好樂　尹氏等級。張說重上。中人上下　此章本註爲教人言。張說爲中人以下設。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之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註本爲敎者言。此則并爲學者言。所以使之云云　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耳。樊遲問知仁　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之閒。明則有禮樂。固當務民之義。幽則有鬼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當先難而後獲。先獲非仁者之心。何以爲仁。程子　上條叔子。下條兼取二子。知仁　夫子以其意象體段效驗分言之。令人深體而以類求之爾。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質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也。動而不括　出易大傳。括、結也。程子曰如此形容　叔子也。是敎學者體認。夸詐　漢書韓信傳。齊夸詐多變。程子　叔子。一國之俗　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尙勝於齊。唯夫子爲能變之　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其施爲緩急之序　王文憲曰。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棱　力曾反。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或曰木簡所謂操觚者是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觚也。夫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程子　叔子。劉聘君　建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中。朱子外舅也。嘗以列薦特召詣闕。既而秦檜用事。令後省給札試策。先生謝病歸。井有仁焉　有仁當作人。朱子謂以赴井救人爲仁。下文可逝不可陷見之。宰我此問。雖語錄亦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憂道學之蹈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則爲誠。不飮不食則爲廉。坐禪入定則爲敬。絕世廢事則爲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爲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緣人倫以爲誠也。取舍合於義而已。非可吸風飮露以爲淸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爲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爲高也。君子博學於文　何文定曰。通釋舉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親切處以爲例。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

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按本註兩進。程子重下於學者爲切。此君子是大概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得其不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顏子博約是知行並進。此章所重在行。

程子曰伯夷南子請見史記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詳見或問。

有見其小君之禮所誓辭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語見襄二十五年。又所答焉。又說具第九篇未見好德章下。

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明言其爲可。則側媚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此章中庸嘗言之。而文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言。故無爲德二字。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卽爲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

程子前四句未詳。自世以下。叔子語。

何事於仁程氏遺書言誠與才合章引此語。正作何止之意。又第八卷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何止於仁。集註本此語錄。何消得更說仁。又何待於仁。又豈但於仁。何文定曰。何止云云。何事是當時方言。王文憲曰。尙何事於爲仁。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當作必有事焉之事。謂其用工爲仁也。以博施濟衆爲仁。

愈遠愈難學者如何下手必也聖乎語錄此句語意未歇當急連下文讀仁者此心之天理博施濟衆者聖人行仁之成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二句活潑潑地最好玩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正是指此二句體是體段之體猶云意象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程子統連上二句蓋一時之言記錄者亦或有缺失語錄上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下云仁之方是言求仁之方當如此上節仁也下節恕也程子曰伯子醫書曰手足不仁痿音萎顏師古曰人佳反音蘗即痹病也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痹必寐反運動不起不識痛痒之意氣已不貫黃文肅云當於此一句求之又曰叔子王文憲曰子貢以事言故遠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孔門諸子問仁夫子各隨其人所至語之以爲仁之事而已子貢亦嘗問爲仁矣夫子告之事賢友仁至問欲無加諸人而夫子以爲非爾所及終未得問仁之要領也至是大爲之說曰有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何有涯涘夫仁之體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周流無間下此則以己譬人乃恕之事亦可謂爲仁之方也故程伯子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夫子答問仁多矣未有若此章之親切者蓋仁固本心之全德終然愛之理居多子貢之問雖若闊遠終然自愛之一路推來果能自反於己親切求之先推所欲至自然立達人處積而至於聖人雖博施濟衆亦不過此心之流行耳讀此章者多疑何事之訓詁仁聖之異同今述其大意如此以待善觀者

論語集註考證卷四

述而

老彭商大夫 此古註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 **見大戴禮** 按。大戴禮、戴德所編。戴聖取其前三十餘篇併他書爲禮記。其後者爲大戴禮記。今按漢戴德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哉。子之祭教我也。子曰。邱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敎他人則如何。子曰。否。邱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敎大夫。官之敎士。技之敎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又按。仲傀即仲虺。仲虺爲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敎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考。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爲彭祖爾。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此默識章** 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故聖人謙辭以答之。後來記者失其上文。但二句乃老彭之規模見趣。夫子引而自比之也。 **默識章** 作聖人自言爾。默識是得之於心。學不厭則更加講貫。誨不倦是施之於人。 **德修章** 此章亦必有上文。蓋因學者有不切己之憂而言也。德指行。學指知。義、善指事。下二句猶言遷善改過。朱子謂有淺深。聞義則遷就合宜耳。不善則是過失矣。 **燕居章程子** 叔子。 **甚矣吾衰也** 句。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句。從致堂胡氏。 **程子** 叔子。 **志道章** 添入知此二字。蓋須有知之在前。 **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 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按此章上三句一節密於一節。下一句雖寬而實密。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朱子亦稱之。王文憲曰。此句尤要細翫。六藝於小學中已習。元在志道之先。至是方可游。而後二字。不在藝字。卻在游字上。觀朝夕

二字。藝實游於志據依之間。所以爲重。諸說皆說游藝輕了。稱不得上三句。惟朱子說得停當。曰朝夕游焉。曰動息有養。曰內外交養。曰無少閒隙。曰心無所放。此皆游藝之功。雖通釋亦失之。

舉一隅　石經下有而示之三字。程子二條。叔子。

行藏章　番陽語錄周謨錄內有一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婺本劉砥所錄。意亦同此。今按集註不明說此意。然意已在內。蓋行藏字與仕隱字不同。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於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於藏爾。至於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許以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爲問。若上文但是說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兼看語錄之說則相應。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本爾雅文。通釋謂暴馮皆有慢侮欺陵之意。

富求章　此章上增入一二虛字。則不待說而明。曰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語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嬴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所愼　聖人無所不謹。但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齊　音齋。

齊不齊以致齊　禮記語。

子在齊聞韶　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俱行。其視矯。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趨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視矯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亂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豈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失其舊耶。

三月　朱子自作一句點。史記謂學之三月。程子謂三月當作音字。蓋誤寫也。程子之意。蓋謂一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之心不應如此固滯。此可謂知聖人之心。朱子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程子適不考爾。蓋聖人聞韶則必學。學之亦

必數月始熟。方聖人之學之也。以夫子之誠與大舜之德。妙感契悟。自忘肉味。此正可見聖人之樂與聖人之心爲如何。三月、蓋謂學之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爲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情文善美之盡如此。近有北士因漢志陳敬仲以韶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傷之至也。曰韶乃陳樂。何爲而至於齊。蓋傷陳氏之必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弑簡公。夫子請討之。此乃證古集之說。路史意亦然。大爲躁妄。且感韶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爲非聖人之心。故集註取史記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專齊而夫子一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乃傷忿固滯如此。聖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爲忿忿悒悒。一病三月也。學者不知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好爲新奇。何所不至。可憂甚矣。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冉有納蒯聵而拒之　事附十三篇內。伯夷叔齊　見前篇。此註事在史記伯夷傳。中子　中、去聲。一音仲。伯夷、長子。叔齊、第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名。其墓漢靈帝光和元年淪於海。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　子貢在言語之科。其善問如此。怨　或問云出於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夫言夷齊則不爲衛君已可知矣。然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得不逃。叔齊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不逃。即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唯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蹴天倫爲正。脫然唯恐有國之爲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眞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或問於此極爲詳明。惜不約入集註。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迹之辨。又當以此自察于心術幾微之間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　叔子也。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顏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顏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爲身心之累矣。故寧以疏食飲水爲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己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多聖人之謙辭。故其言云爾。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　王文憲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爲微有閒矣。而程子乃

以不改釋其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圈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襯貼文意者不同然此言亦自有閒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未詳劉聘君說見前篇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官至待制他論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尙得見他論今書皆以監本爲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五十作卒篆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故致誤史記此章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史記假我數年之語乃是夫子讚易之時其時年幾七十〇易象與春秋藏於魯太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敎人惟以詩書執禮爲重而尤重於禮其觀周其之杞之宋皆爲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爲述作垂世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讚易以善惡賞罰之事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謂尤加精研爾非至此始學易也語錄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此用程子易傳序句吉凶者陰陽之應消長者陰陽之機進退則體消長之實存亡則積吉凶之極人之體易稍不中節會卽爲差失聖人安得有差失且無微差安得有大過言無大過者謙辭爾又按史記此句作我於易則彬彬似謂讚翼無所差失集註首存此說學者當兼思之易而學易以豉反雅言章程子伯子葉葉在楚鄧之間本姬姓所封之國楚滅之以爲縣僭稱公王故爲其縣尹者亦僭稱公沈諸梁本沈國之後已姓以國爲氏至諸梁爲楚葉縣尹也發憤忘食憤如不憤不啓之憤忘食如學韶不知肉味之意發憤忘食謂求之也樂以忘憂謂得之也集註後篇以克己復禮爲乾道發憤忘食乃乾道也漢書董仲舒下帷發憤亦用此意未得已得所以發憤者爲未得也所以樂者爲得之也故集註補此四字句中所自有之字也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本禮記文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集註曰。全體至極。聖人於學求之得之。常常如此。不知老之將至。此所謂純亦不已也。桓魋註避廟諱作威。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弟也。必不能違天害己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云云。按此事在敬王二十五年。蓋魯定公薨之年。或問于此章發明詳盡。學者所當參看。隱門人以言語求聖人。故聖人以行示學者。蓋未嘗隱也。是邱也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邱之所以無隱於二三子也。程子叔子也。按文、行、忠、信。此疑聖人爲隱。四教程子曰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篇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爲先何也。曰首篇言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知爲先。此章是也。行爲重。首篇之言是也。然首篇雖以學文爲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教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德達才言。夫固各有攸當也。不知而作章王文憲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若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憲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截。文定未以爲然。○按班固溝洫志贊引此。下二句亦自作一截。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卽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互鄉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者。童子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夫子與其潔進。不與其退。保其往。其字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

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考。程子曰叔子仁遠章程子曰魯與吳皆姬姓魯周公之後出自文王吳太伯之後出自太王魯之娶吳亦齊景公女於吳之意而魯尤爲失禮未嘗顯言則夫子必不答也。子與人歌而善論語前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非喪非弔之日固未嘗不歌也此章與人歌後篇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於書所歌何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爲學無日不在禮樂之中無故不徹琴瑟喪復當讀樂章爾雅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歌口擧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琴瑟八音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使反覆唱奏而後從而和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習韶於齊大意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於觀聖人矣。聖仁章王文憲曰學不厭誨不倦而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語錄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乃不厭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于事父兄公卿勉喪不爲酒困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履祥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爲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但集註語錄於博施章既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爲是爲仁聖之事亦以此仁聖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爲對按此亦因人之問聖言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聖而所言爲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所以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可謂得之矣爲之不厭即學不厭之意學不厭教不倦前章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異說。有諸博物志曰之乎爲諸。誄哀死述行之辭古文論語元作讄說文引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讄亦作讄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誄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吏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讄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大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子心行與天地神明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五祀中霤竈戶門行家所得祀也。程子曰上條叔子下條伯子。君子循理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愛時然

憂道耳。憂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聖人全體渾然　王文憲曰。指德性。陰陽合德　指氣質。中和之氣　氣卽性。○語錄曰。聖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程子　叔子。

泰伯

三讓謂固遜也　語錄。徐寓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履祥按。禮書。初讓曰禮讓。再讓曰固讓。三讓曰終讓。或問亦皆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遜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也。番饒伯輿謂古公年壽甚高。來年武王已生。其祖子孫皆有聖德。而泰伯遜之。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王文憲取之。又羅氏路史註。謂初遜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亦爲得之。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太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　泰伯採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夫以一亡公子而創興一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泰伯不從

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按傳但稱泰伯不從其父而遜國適吳是以不嗣周耳初不言所以不從者何事也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意　節文　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撙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在也　免夫　句　小子　句昔初見子何子問爲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　程子　叔子　孟敬子章　孟敬子獻子之孫　修身之要　元作驗字蓋本程子後改從要字　操存　動正出之前　省察　動正出之際　若夫籩豆之事　朱子語錄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爲本履祥考之檀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言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司俱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諡爲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　程子曰　伯子　尹氏　意同伯子添養字○按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下該籩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修身乃道之本而籩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在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修身之驗後改作修身之要則前後工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著力之計固是不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動正出之間即存養之地頭而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是所貴乎道之工夫斯字矣字又爲快當朱子語錄論此三句工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卻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

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也。

以能問於不能　或問辨論已詳、但經文於能字下添者字。則不待辨說而明。不知二字、得之。唯知義理之無窮二句。該盡一章意。

犯而不校　語錄。所存者廣大。故小小觸犯自不覺也。何暇與之校。

友馬氏以爲顏淵　馬氏、馬融注也。曾顏之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託孤章　王文憲曰。可以二字。猶以才言。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門人有曰。不可奪也。貫上二句。朱子然之。故取程子之言。則才

攝國政　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爾。

程子　叔子。

毅彊忍也　堅彊忍耐。

無規矩　黃文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就嚴毅上說。如說寬嚴相似。此毅是耐。弘是包得寬闊。毅是守得堅固。一字似橫看。一字似直看。○履祥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無。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筋三字之意。洛中方言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言士不可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止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脅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

詩有邪有正　此據今毛氏詩爲言也。古之教者。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謂采詩以爲樂歌也。而納言則謂之五言。以其言合于五常之理、五聲之節也。其在周則二南之風爲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大小雅用之邦國朝廷。頌用之宗廟。其後世道非古。而變風變雅始作。夫子刪詩。又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凡此所以能興起也。自夫子三百之詩不存。而漢儒始以刪去之詩足其數。則邪詩始復見。如溱洧、邱麻、鄭風月出諸篇。凡三十餘首。皆邪詩也。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矣。則亦何興起之有乎。故王文憲決然以爲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也。諸儒多然之。若集註止曰詩本性情。其言既易知。云云。亦無不可者。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　上文有雅有正。故此言有好善惡惡。然詩固有譏刺者。此所以能興起人惡惡之心也。非若邱中、溱洧、鄭聲月出諸篇自爲邪之詩也。自爲邪之詩幾於勸矣。何興起之有乎。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此禮記語。人無禮。則肢體散漫。都無收束。雖欲收束。亦無所持循。

五聲　五聲、宮、商、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黃鐘爲律元。三分損一下生呂。呂三分益一上生律。是爲十二律。每律五聲。共六十律。又兩變聲。共八十四調。歌　作樂則以人聲爲之。舞　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鼖聲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柙詩歌以入八音之器而爲樂也。邪穢　欲之未盡之未盡者。查滓　氣質之未盡化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　語錄曰。先王教人之法。自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履祥按。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於樂。則是融化矣。程子　叔子。不可使知之　王文憲曰。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字善融化。程子　叔子。朝四暮三之術　出莊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釋文。狙、獼猴。狙公、養狙官芧、橡子。程子　二條。叔子。驕吝盈歉本文　此章甚言驕吝之害大。雖有周公之才且不可。況常人而可有此乎。程子章指已爲周密。盈歉之說。亦見世人之病多是志不能帥氣而動於氣。氣盈時即驕。歉時即吝。朱子又細觀人之情多相因而爲病之由。故又發明以補程子之意。學者不知體認省察。紛紛以爲問。語錄詳之。至疑當作志　或疑至者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蓋守死者篤信之效　王文憲曰。北山得朱子舊本。此句之上有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二句。尤簡潔。四者更相爲用。缺一不可。逐句互說。入居　去就。見隱　出處。貧賤　無學。富貴　無守。晁氏互說　已上並王文憲語。不在章程子　叔子。亂樂之卒章　語錄曰。楚辭有亂曰。是也。又曰。關雎謂之亂。則前面須更有樂。關雎詩乃其卒章耳。舊註訓亂爲終。或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履祥按。辭以卒章爲亂。樂以終爲亂。此統謂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者也。史記曰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及章程子　叔子。

則 集註作準則之則猶所謂易與天地準之準也易本義作與之齊準下文尹氏曰則之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則法則乎天自人觀堯則與天齊準也 禹 爲司空平水土 稷 名棄爲田正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 音泄契爲司徒民是以 皐陶 音遙爲士師民是以不犯 伯益 一作伯翳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有教他書並作咎繇音皐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亂臣十人 呂成公曰陸氏經典釋文無臣字 文母太姒 劉侍讀 名敞字原父 武王妃太公望女也 亂本作乿古治字 按諸註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卽謂之亂則能去惡卽謂之惡能去害卽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皆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厶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人竄字加乚與乿字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書家以訓治其加乚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訛爲煩亂乃通 六州三代名州各不同夏見於禹貢商見於爾雅周具於職方此特據禹貢爲言耳 或曰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自爲一章 朱子舊以夫子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爲言故統爲一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爲專言文王其實文王終武王立十三年而始伐紂則十二年之間紂勢猶熾而惡未稔未卽傲然與之並立也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事之則不謂之周家忠厚不可也故曰至德至德之言亦聖人衰世之意蓋自春秋以來諸大國於周室何有前楚後秦虎視眈眈羣雄垂涎未敢先發蓋欲取而不能非可取而不取 黻冕膝也 先言黻而後言冕恐舉言黻黼之服 皆祭服 致美也況于服事之乎以此言之則武王謂之非至德不可斯言也亦聖人衰世之意也 黻冕 黻冕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黻冕朝服非獨祭服也 田間水道 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旱詩赤黻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 則儲水潦則泄水不私其已而致重乎鬼神賢德民利此有天下而已不與焉者